

2013年

中国作家协会

重点扶持作品



花自飘零

李迪 一著

「黄毛丫头去赶集，
买个苹果当鸭梨。」

十四岁，
我就离开了爸妈。

那一年，
是1969年……」

作家出版社

花自飄零

李迪 一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自飘零 / 李迪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1
ISBN 978-7-5063-7128-5

I. ①花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36498 号

花自飘零

作 者: 李 迪

责任编辑: 张 婷

装帧设计: 孙惟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80 千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128-5

定 价: 2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因为认识了他，老天注定要折磨我！

飞进湖中的野鸭溅起一颗水珠儿，落在荷叶上。

风儿吹过来，荷叶摇啊摇。

我是水珠儿。

他是荷叶。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45
第三章	66
第四章	112
第五章	147
第六章	179
第七章	217
第八章	262
第九章	278
第十章	297
第十一章	312

第一章

—

黄毛丫头去赶集，买个苹果当鸭梨。

十四岁，我就离开了爸妈。

那一年，是1969年。除了太阳月亮没疯，一切都疯了。

文化怎么了？干吗要革它的命？我不懂。

就知道不上课了，好玩，跟着高年级的哥哥姐姐满大街疯跑。

有一天，他们要给胡同改名。一个东厢房胡同，一个西厢房胡同，两边的老头儿老太太都抱着锣鼓出来欢迎。一个猪脸大哥踩在板凳上，跷着脚，用红纸把东厢房的路标盖住，大笔一挥，改成了东风盛胡同。墨汁还往下滴答哪，东边就美起来。咚咚锵！咚咚锵！锣鼓敲得山响，没牙大嘴咧成瓢。

可西边不高兴了，个个脸拉得像河马。为什么？猪脸大哥给他们改成了西风衰胡同。

凭什么我们西风衰呀？衰到哪儿去呀？于是，乱叫起来，不干！不干！

这时，有个明白人跳出来，小将们，红卫兵小将们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、霜、霜……

这位霜了半天，想不起来了。

有人赶紧接上，霜晨月！

又有人说，不对，是双飞燕。长空雁叫双飞燕！

两个人就争起来。龇牙咧嘴，舞拳弄爪。

明白人说，都是革命群众，别争了，有西风烈就行。红卫兵小将们，你们给改个西风烈，好不好？

西边的人齐声叫好。结果，又改成西风烈胡同。

于是，皆大欢喜。胡同两边赛着敲锣打鼓咧大嘴。

这时，又有个更明白的人跳出来：不行，不行，两边不对称！再说，一个东风盛，一个西风烈，到底哪边风大啊？都分不清敌我了……

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西风烈的人围住，叫你不对称！叫你不对称！几拳打肿了嘴。

这样的热闹没看多久，局面就乱了。批斗，游街，抄家，跳楼。

哪儿是革文化的命，是革人命啊！

天要塌了。我家所在的部机关大院惊恐不安。

终于，有一天，大字报贴到我家门口。爸妈也被革了命。

我从小就知道，我家是干部家庭。爸在中南海上班，妈是领导人的秘书。家里有两个阿姨。照妈的话说，我为什么长得白净，就因为从小没受过罪。三年自然灾害，我正长身体，爸一个月去一趟上海，买鸡蛋，买苹果，家里没断吃的。我爱梳小辫儿，爸就从广州带来一堆皮筋儿，红的，黄的，绿的。我今儿扎黄的，明儿扎红的。爸还老出国，给我买稀罕东西。小皮鞋是日本买来的，嘎嘎响。手风琴是苏联买来的，没有键盘，全是小黑钮。一拉一按就出声。我在家里乱拉，呜哇！呜哇！把房顶都掀了。妈嫌吵，出来进去捂着耳朵。后来，我慢慢拉出调儿了，东方红，太阳升……妈就乐了。下班回家就叫，菊儿，拉一个！我就拉一个。我不爱跟女同学跳皮筋儿，边跳还边唱，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二十一，没劲！家里的香蕉梨吃都吃不完。我爱拉手风琴，爱唱歌跳舞。后来，学校提倡艰苦朴素，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同学们就说我，小皮鞋嘎嘎响，资产阶级臭思想。我吓得再也不敢穿好的了。一天，舅妈来看我，给我买了新衣服，我赶紧叫阿姨先拿补丁补上。舅妈不明白，说好好的衣服干吗补啊，这不是皮裤套棉裤吗？我说，舅妈您不知道，同学都穿带补丁

的衣服，我要是直接穿新衣服上学，他们就围上来跟看猴儿一样。舅妈笑起来，又拿出一双漂亮的花袜子，袜子穿在鞋里，谁也看不见，就不要补了吧？我说，要补！我拿过来学着自己补。咔咔咔！剪一小块儿破布，补在新袜子上。一到学校，我就主动脱下鞋对同学说，你们看我的袜子多破！有心细的同学就叫起来，我们的袜子都补在脚后跟，你的怎么补在脚面上啊？

想不到，幸福的日子说没就没了。

文化大革命，走资派，苏修特务，大字报把我家都糊严了。爸妈被人揪走，挂牌批斗满街游。最后，宣布从北京赶走。先赶到北大荒，冰天雪地冻成木乃伊。后来，又押到河南沈丘五七干校，下砖窑，烧板砖。

我的大脚奶奶带着弟妹被一起赶走，落户在干校旁的村子里。

不知为什么，从旧社会过来，奶奶没裹小脚儿，而且脚特别大，42码鞋穿着都紧。她总跟我念叨，说当年的生活特别苦，一件破棉大褂，白天爷爷出去干活儿穿上，晚上回家就当被子盖。屋里堆一堆稻草，白天堆在墙角，晚上扒开就是床。她给爷爷做了一双鞋，爷爷舍不得穿，怕穿坏了，出门提在手里光脚走。奶奶说，爷爷哪儿都好，就是嫌她脚大，在我爸五岁的时候，爷爷就跑了，就不要她这个老伴儿了。奶奶年纪轻轻就守寡，带着我爸没有再嫁。天上下雨淋雨，地下刮风喝风。想不到我爸刚长得锄头高，就跑去当了兵。奶奶的眼睛都哭瞎了。奶奶一讲这些老话就掉泪，脸上的褶子淌成河。那时候我小，不理解她，一听她又要讲了，就说，我知道了，爷爷嫌您脚大，吓跑了。奶奶您脚是大！那是过去的事了，别老说了，您现在不是挺好的吗。

奶奶听我这样说，就不念叨了。一个人坐在那儿，一会儿又掉泪了。

我看她又掉泪了，就走开。不想劝，劝了也没用。

现在，我经历了，理解她了，知道做女人有多难了。

可是，奶奶早就没了。她要是还在，她再讲，我会好好听，会跟她一起流泪。

我苦命的大脚奶奶！

因为文化大革命革得收不住了，中央就派部队接管各个部委。我们大院跟部机关连着，所以也来了部队，叫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简称军宣队。

他们开进大院的时候，排着队，唱着歌，革命军人个个有脑筋……

我还笑呢，心说这叫什么歌啊。后来才知道，这叫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》。唱的是：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……

军宣队一进大院，就挨家挨户对户口，赶人下乡。

队长姓鲁，他瞪着两眼对我说，你，收拾收拾，跟你爸妈一起去河南！

可是，进驻学校的军宣队袁队长就不同意我走。因为我能唱会跳，是文艺骨干。

袁队长叫袁江，四十来岁，长得很帅，高鼻梁大眼睛。身条儿特好，站在那儿像一根葱，青是青，白是白的。他不但能歌善舞，手风琴还拉得倍儿棒。他一进学校就要组织文艺宣传队。

不行，这孩子不能走。必须留！

不行，这孩子不能留。必须走！

为了我的走留，大水冲了龙王庙。袁队长跟鲁队长顶起了牛。

一边东风盛，一边西风烈，两个队长谁也不让谁。

最后，袁队长急了，你非要她走，往后大院里所有的孩子，我们一概不收！

那会儿上学不用考试，划片儿上。鲁队长所管的孩子，按片儿划都归我们学校。

他没辙了，只好特批我留下。

就这样，大院里所有要赶走的大孩子，唯独我留了下来，进了宣传队。

那会儿，我刚满十四岁。

爸被人从东北直接押送河南，妈回北京来接奶奶。

在兵荒马乱的火车站，在失魂落魄的人群里，我跟妈见了面。
身后是哭成泪人的奶奶、弟弟、妹妹，和打好的一堆破行李。

这才几个月啊！妈一脸褶子，满头白发。

我抱住妈，闻着她的味儿，哭花了脸。

押送的人叫起来：快点儿！

我说，妈，我要跟你走。死也跟你死在一起！

妈给我抹抹泪，菊儿，坚强。别说死，好好活着！看好房子看好家！

妈，我不死。我看好房子看好家，谁也抢不走！

妈和奶奶就这样带着弟妹离开了，连头也没回。

起风了。她们的白发飞起来，缠在一起。

我不知道站了多久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。

说是家，就是四间空屋子。好东西，抄走了。破东西，带走了。

空空的，静如死。喘气都有回音。

一只小壁虎，不慌不忙，从桌脚扭到床下，没注意到屋里还有个我。

从此后，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儿，自个儿跟自个儿过。

一张桌子，一张床。

怎么过呀！

二

不久，恢复上学了。叫复课闹革命。

一下学，回到家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关起门，像进了山洞。

晚上怕鬼来，拉桌子顶住门。钻进被窝里，蒙起头。半夜，鬼化成烟，从门缝儿飘进来，站在床边喘气。我吓醒了，不敢看，不敢哭，更不敢开灯。

爸妈的工资被没收了，只给我留二十八块钱。那会儿，钱值钱，够买一个月的饭票。

我每天端着碗到部机关食堂打饭。叔叔阿姨看我可怜，不让我排队，让我先打。

院里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孩儿，叫丛林。他妈是后勤人员，在食堂小窗口负责打饭。看见我来了，就多给一勺。给完了，叹口气。唉，造孽噢！

我知道，她在骂坏人，骂那些欺负我们家的人。

我端着碗，吃不下。

想爸妈，想弟妹，想大脚奶奶。听说他们在乡下苦死了，真想把饭寄给他们吃。

好不容易盼到七月，放假了，我要去河南看亲人。

把家门锁好，说一声，再见！

跟谁呢？

小壁虎。

家里只有它。

有时候，我会放一点儿菜饭在床底下。过两天猫腰一看，全干巴了，它也没吃。

屋里空空的，靠什么活呢？

那会儿，火车票很便宜，好像是七块钱。

世道乱，路上谁也不能理，当没看见，当自己是个哑巴。

一个人的车站。一个人的火车。一个人。

每年，我看亲人一次，哭一次。

他们住在河南沈丘。爸妈每天烧砖，窑里进，窑里出，是活动的机器。脸上手上身上全是黑的，只有眼珠儿是白的。累了靠在窑上，要不是眼珠儿转，跟死人一样。

大脚奶奶带着弟妹住在农村，靠种地活着。她在前面刨土，弟弟妹妹在后面下种。下完了，拿脚踩实。歪七扭八，种了一路小脚丫儿。

祖孙三口，住一间土坯房。门洞特矮，进出得弯腰。

因为盗贼多，为了防着，只留一个小窗。猫都难钻。

沈丘穷，喝的是沙河水。水是浑的，挑到缸里，放明矾沉了才能喝。

妹比我小一岁，每天扛着大水桶去挑水。桶打脚后跟儿。咚！咚！

我追上去帮她挑。一挑，根本挑不动。

水质不好，我一喝身上就起包。第一天到，第二天准起，灯泡似的浑身都是，痒得抓心。一挠就破，一破就流黄水，几天不收口。只好抹紫药水。到处抹，抹成会走路的烂葡萄。

弟弟妹妹说，他们刚来时也起包，日子长了，适应了。

我心疼他们，更佩服他们。

奶奶不再忆苦思甜了，眼下比过去还苦。她说，过去到了春节，地主还给白面包饺子。弟弟妹妹说，地主真好。奶奶吓得忙去捂他们的嘴，两眼直往门口看，生怕门外有耳。

那会儿很紧张，人整人，整到骨头里。

奶奶说，有一次开批斗会，在台上写大标语的人不注意，把墨汁掉台下了，可巧台下正在粘毛主席像，墨汁掉到毛主席两个眼睛中间，伟大领袖就成了二郎神。这个人马上就被揪到台中间，正式大会没开始，先把他臭揍一顿，还用墨汁把他也画成三只眼。

从大脚奶奶住的那儿到我爸妈那儿，还要走很远一段路。

我走到的时候，窑里正出砖。爸在窑里，妈在窑外。

一见到妈，我就哭了。

看见妈勾着腰搬砖，整个人又黑又干，像烤糊的窝头片。叫她，她都听不见，跟砖一样。我难过得恨不得想杀人！

妈家有四个孩子，她最小。三个哥哥从小就呵护她。她高挑，白净，写一手娟秀的字，会四国语言。她本来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却要在这儿受罪！

我发誓，一定要为妈申冤，让妈过上好日子！

从河南回来，我就卖命读书。那会儿，高中改为两年，毕了业直接上大学。妈就想让我上大学，让我当翻译。我学的是俄语，班主任郑老师就是教俄语的。她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大学生，长得很漂亮，有点儿像电影演员谢芳。她老公是装甲兵的师长。郑老师说我语言天分好，选我当科代表。我家对面住的叔叔在苏联大使馆工作，也老给我俄文报纸。所以，我俄文特好，到现在还记得毛主席万岁怎么说。

郑老师知道我家的事，对我特别好。

有一天，上课的时候，郑老师在黑板上出了题，叫愿意答题的同学到讲台前，用板书方式直接答在黑板上。我把手举得像根旗杆，郑老师微笑着点点头，让我答题。我走上前去，用粉笔在黑板上起劲儿写。写着，写着，身后忽然传来怪声，叽叽喳喳，咕咕嘎嘎。起先我还以为自己答错了，一下子紧张起来，手都发抖了，直着两眼看自己的答案。很快，怪声变成骚动。郑老师走到我身后一看，马上把我拉到讲台后，紧跟着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。

这时候我才知道，我的裤子上渗出了血。郑老师说，你来例假了。

啊？我不懂。我吓坏了。没人告诉我这些。妈要是在，可以跟妈说。妈不在，跟谁说？我吓得直哭，还以为自己得病了，要死了。

郑老师说，你不要怕，这很正常。说着，她从柜子里取出一些东西，纸啊，月经带啊什么的，一边帮我弄，一边说，孩子，你长大了！

我不敢看，也不敢听，脸上着了火。

在这个时候，小女孩儿最需要母亲的关怀和指导。

可是，没有。过后，我又不敢跟妈说，怕她着急。

后来，我觉得自己懂事了。就像郑老师说的，我长大了。

我有了秘密。下面长了毛儿，乳房也开始发胀。我躲着男生，总感到他们看我的眼神不对，好像要看穿我的衣裳，看到我的秘密。

就在这时候，有一个男人突然从后面抱住了我，抱得紧紧的。跟着，把嘴贴在我脸上，手伸进我怀里。我听到他颤抖的喘气声，感到他绷紧的身体，闻到他奇怪的味道。

我吓坏了。叫又叫不出，抓又不敢抓。因为，他是——

袁队长！

三

那是一天放学后，袁队长把我叫住，说到他办公室去排练节目。

因为学校要组织野营拉练，为鼓舞同学，宣传队就编了歌舞、快板等节目，准备到拉练路上去演。每天放学，我们都到袁队长办公室

去排练。他的办公室很大，原先是数学教研室。

当我推门进去的时候，屋里就他一人。他说，你把门关上。我刚关上门，他突然从后面抱住了我。他很熟练，两手从我胳膊下穿过，一下子就捂住我的乳房。这几天我正为乳房突起感到难堪，现在被他两手一抓，羞得像脱光了一样。他又扭过我的身子，跟我脸贴脸，把嘴对到我嘴上……

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那会儿才多大啊！

我吓哭了。

嘴是吃饭用的，他这是干什么啊？

看见我哭了，他放手了。脸涨得像画儿。

别哭，他说，我就是喜欢你。我不会坏了你。

我还是哭，说不清是害怕，还是委屈。

他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
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好叔叔。人长得精神，歌唱得好，舞跳得好，还会拉手风琴。我崇拜他。他对我也好，像父亲一样。最关键的，是他把我留下的，没让我下乡。

可是，想不到他会这样。

我怎么反抗？没法反抗。

一个小女孩儿，爸妈又不在身边。怎么办？只有忍着。

后来，我知道了，这叫吻。

这就是我的初吻。被迫的，突然的，可怕的。

不过，他到底没对我下手。就是搂搂，抱抱。最可怕的一次，是把手伸进我的裤子里。我拼命挣扎，又窝着腰哭起来，他才住手了。

他老是这样，我心里特害怕，找不到人说。后来，还是跟郑老师说了。

只有跟她说。

我说，他摸我。

郑老师问，谁？

我吓得不敢说了。

郑老师说，告诉我，别怕。

袁队长。

郑老师一听，不说话了。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军代表，她能不怕吗？

过了一会儿，她好像又不怕了。

她跟我说，你这样会怀孕的！你不要跟男人接触，这是你一辈子清白的事！

郑老师没说那么深，我也没听懂。

我就觉得，噢，男的摸我了，他身上的虫子爬到我身上，我就会怀孕；男的坐过的凳子必须擦干净才能坐，不然上面的虫子钻进我衣服里，我就会怀孕；跟男的说话不能太近，如果近了，他的虫子就会飞过来，我就会怀孕。

那会儿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

所以，我对男的，包括班里的男生，都特别害怕。我从来不跟男生说话，也不跟男生一起走。跟男生坐一个课桌，要用铅笔刀在中间划一道。别过我这边来！别让我怀孕！

郑老师对我说，菊儿，你是个女孩儿，你爸妈不在，我就是你的家长，是你妈。你有什么事必须跟我说，千万别瞒着我。

我点点头。

可是，袁队长是军宣队领导，又是宣传队队长，我能把他怎么样？只能小心他身上的虫子。

打这以后，每次要排练节目，我都等人多了再去，绝不自己先去。我觉得袁队长看出来了，因为他的眼神怪怪的。但是，他没跟我生气，照样对我好，常常表扬我。我呢，也争气，拉练去密云，去延庆，我永远走在第一个。脚走烂了也不怕，照样跳舞唱歌。

那会儿，常有部队到学校来招演员，总政的，海政的。一去，袁队长就推荐我。我不但跳舞跳得好，还会编舞，来招人的都挑上我了。可是，一政审，不行，爸妈都是反革命，回头跳着跳着舞往台下扔个手榴弹就麻烦了。

后来，地方上又来招空姐，那会儿叫空中服务员。袁队长还是推

荐我去试。招空姐的人说，你跳个舞吧。我就跳了个藏族舞，《毛主席派人来》。跳完了他们就鼓掌。学校去了十个女孩儿，当时就选了三个，其中就有我。结果，也要政审。一听我爸妈是反革命，不要。怕我上天把飞机炸了。

我又落选了，袁队长直摇头。看得出来，他我心里为我难过。

真的，如果没有搂我那些事，我一直就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叔叔。

可是，他干吗要对我那样儿呢？

难道男人都那样儿吗？

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很害怕，也很好奇。

郑老师看我又害怕又好奇，就跟我说得深一点儿了，女人的身体怎么怎么样，男人的身体怎么怎么样，男人和女人怎么样就会怀孕生孩子。如果怀了孕，例假就不会来了。

我似懂非懂，开始按日子算例假。上个月十四号来的，就记上。这个月过了十四号还没来，就害怕了。哎哟，我是不是怀孕了？赶紧去找郑老师。那会儿，我们管例假叫倒霉。

郑老师，我怎么还没倒霉呀？是不是怀孕了？

郑老师说，他碰你了吗？

我摇摇头。

那你再等两天吧。

我就提心吊胆地等。过了两天，来了。谢天谢地！

那会儿，郑老师就是我妈。

她到哪儿都带着我。拉练的时候，我俩就睡一被窝儿。我有什么话都跟她说。

终于，事情发生了变化。我发现袁队长突然不理我了，一见着我就躲。我心里特别扭。

没过两天，他老婆从东北来了。

我偷偷一看，哎哟，老得能当他妈。

他这么帅，怎么会找这样的老婆？

再以后，袁队长消失了。说是调走了。

起初，听他调走了，我特高兴，精神上再也不会受折磨了。以前，他一跟我说到办公室排练，我就紧张。去也不是，不去也不是。

可是，当他真的走了，真的消失了，再也听不到他唱歌，再也听不到他拉琴，再也听不到他喊排练，我心里的滋味儿又说不出来。很难过，很失落。

有一天放学，路过他的办公室，忽然听见他喊，菊儿，菊儿，排练了！

我高兴极了，大声叫，袁队长，你回来了？

可是，他没有回答。

办公室的门关着。

办公室的窗户也关着。

紧紧的，关着。

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一个人，失魂落魄。

他要是真的回来了多好啊！哪怕搂我亲我。

回想起他搂我亲我，那个动作，那个味道……

唉！——

后来，我听说，袁队长挨了处分，转业回农村了。

再后来，传来更坏的消息，说他下地干活时被马车撞死了。那马受惊了，带着车疯跑，眼看要撞着他老婆，袁队长冲上去把老婆推开，自己却被车撞了。脑浆都撞出来了。

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接连几个晚上梦见他。

他叫我，菊儿，菊儿，排练了！

声音清楚极了。

我也答应他，哎，来了，来了！

他向我走来，张开双手。

只有脖子，没有脑袋。

我吓得尖叫一声。

我醒了。我哭了。我病了。

一连病了好几天。